



革命斗争故事

爆破弹药库

BAOPO DANYAO KU

目 录

爆破弹药库.....	(1)
革命妈妈夏淑英.....	(19)
劫狱.....	(36)

爆破彈藥庫

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個傍晚，在周庄東岳廟的一間屋子里，縣武工隊正在召開着一次緊急會議。吳隊長站在桌邊嚴肅而鎮靜地說：“日本鬼子對我們‘清剿’已三個多月了，他們用‘三里一碉堡，一里一崗哨’的方法，和燒光、殺光、搶光的‘三光’政策，妄想把我們消滅在江南平原的滬寧綫上。這簡直是做夢！”他說到這裡，粗大有力的拳頭在桌上一击。接着又說：“偵察員剛才送來一份確實的情報：王溝據點的敵人昨天運來三卡車武器和彈藥，已搬進據點彈藥庫去了。從現在的跡象和所得到的情報判明：敵人在這一、二天內，打算對我們發動一次新的、大規模的“清鄉”。為了徹底粉碎敵人的全盤計劃，為了狠狠的打擊敵人囂張的氣焰，為了使群眾知道我們還在堅持對敵鬥爭，黨組織決定：在今天夜里必須把彈藥庫全部炸光！”

自從日本鬼子開始“清鄉”以來，到處在殺人放火，奸淫擄掠；那些和平軍和地方上的自衛隊、地主、特務也跟着張牙舞爪，猖狂得很。大家早就恨透了，一聽說要炸掉敵人彈藥庫，每個人的心都樂開了，會場上頓時活躍起

来。

吳队长揮了揮手，屋里又靜了下来，他繼續說下去：“王沟据点里駐守着一个团的日伪軍，戒备很严。彈藥庫是設在据点里面，如果用大部队出击，会遭受較大的伤亡，而且从今天的情况来講是不允許的，也是錯誤的。敌人正在到处寻我們，我們怎能送到他們面前去。因此，現在需組織一个只有几个人的爆破小組，到敌人的心脏里，来它一个肚里开花。”吳队长說到最后两句，特別加重了語气，两手向外一伸，做了个开花手势。

“我去。”

“队长，我去。”

“我去，我去。”

吳队长的話还没有說完，屋子里十几张嘴暴发出春雷般的响声，十几只粗大的手臂象要頂破天似的竖得高高的，有的竟从凳上站了起来。

吳队长抬起右手，在半空中摆了摆，示意叫大家把手放下来，他亲切地說：“同志們，打敌人的机会可多着呐，总不会叫你們閑着，敌人一天不消灭，仗就一天不会停。”說到这里，他目光向四周环顧了一下，視線落到坐在斜对面板凳上那个年青壮实的小伙子脸上，說：“大队部已經研究决定，爆破彈藥庫的任务交給一分队队长許振东，其余的同志将組成四个战斗小組，分头到桃庄、柳树沟、前

塘、大陈去做反清乡工作，錢政委和严队副在等你们，你们馬上就去。”

大家听到有任务分配下来，高兴的都向門外涌去。

許振东見屋子里的人都走了，他立起身来向队长面前走去，他那紫酱色的脸上露出一種喜色，嘴巴微微的裂开，在那光滑紅潤的两腮旁，显出一对不太深的酒窝。他目不轉睛的望着面前白发蒼蒼的慈祥的首长，在等待着战斗任务。

吳队长反剪着双手，沉思了片刻，然后略抬起头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許振东一番，說：“振东同志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大，時間又非常緊迫，因此我們的行动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迟延，在時間上我們必須主动，跑在敌人前面，給他們一个‘措手不及’”。

“我完全明白，大队长。”許振东敏感的点点头。

接着吳队长和許振东又談了一陣在执行任务时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。最后，吳队长亲切的拍着許振东的肩胛說：“任务能够完成嗎？”

“能，一定完成党所交給我的任务。”許振东坚定的答道。

許振东在一間僻靜的屋子里，靜靜地思索着即将面临的任務。大队长的指示、偵察員所講的情况，在脑子里

翻騰着。他為自己能够執行這樣的任務感到光榮、自豪，同時他又為任務如此之重大，時間如此之急迫而有點擔憂。哪兩個戰士去呢？到王溝去的途中要穿過敵人兩道封鎖綫又怎樣通過呢？要是碰上了敵人又該用什麼方法對付？怎樣鑽進據點去？隨身又該帶些什麼？他一一地思忖着，推敲着。任何一個細小問題他都沒有放過。他覺得這個計劃和下棋一樣，一着之失就成敗局。他絞盡了腦汁苦苦沉思了好久，一直到他認為一切都沒有問題時，才立起身來去喊他所選出的二個戰士：一個是丘成武，一個是孫長工。

出發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。臨行前各人又相互的檢查了一遍。三人都化了裝，許振東打扮成一個偽軍軍官的模樣，丘成武、孫長工装成偽軍。槍彈都上了膛，关上保險。

他們告別了同志們就向那魔窟——王溝據點進發。

夜，天空里稀稀攘攘的星星，不安地抖瑟着。西北風在尖叫，夾帶着遠處傳來的零落的槍聲和一陣陣的狗咬聲。

出了周莊，就是敵人的勢力範圍了。三個人沿着崎嶇狹窄的羊腸小道輕快地向前跨去，因為行得急促，都只得張開嘴巴來喘氣。一陣冷風撲進許振東的喉嚨里，

气管不由痒得难受，他連忙两手紧捂着嘴，极力避免咳出声来。

走了一段路，前面一条大河横挡着，他們三人从河堤上向桥边走去。当他們刚踏上桥头时，从桥那头传来一陣哧、哧、哧的脚步声，他們立即停止了脚步，定神一看，只見黑黑的一队人影向桥这边走来，他們一惊，知道碰上了敌人，还沒来得及閃开时，一道刺目的白色光柱从桥上扫了下来。三个人的目标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。

“什么人？”敌人一見他們，慌忙的叫起来，随即是嘩啦一陣子弹上膛声。丘成武一看情况紧急，正欲开枪，許振东急忙搶前一步，走到丘成武面前，触了触他，用极低的声音說：“別动！”許振东連忙把帽子前的鴨舌头往脑門上拉了拉，右手掀开快慢机上的保險，张开大机头紧握枪柄，从容而鎮靜地說：“自己人。”他边說边往前走。

“你們是哪一部分的？”前面带队的那个敌人还在粗声粗气地問。这时許振东已走到他們面前，这才看清这一批敌人是地方上的自卫队，他馬上改变口气傲慢地說：“他媽的，你沒长眼睛？”孙长工沒等敌人开口，接上去罵道：“奶奶个熊，我們的黃連长都認不識了，瞎了眼睛的。”

这可把敌人駭住了。平时自卫队見到和平軍总要訛着三分，何况現在碰上了他們的連长！那个領队的敌人不覺哆嗦起来，連忙把手电光从許振东身上移开，連連的陪

不是，說：“官长，官长！失迎，失迎。天黑沒看清，嘿嘿，沒看清。”

“你們是哪一部分的？”敌人还沒来得及喘过气来，丘成武大喝一声，反过来問他們。

“嗨嗨，我們是北赵庄上的自卫队，到三里堡去，去捉共产党的。”敌人战兢兢地答道。

“口令？”許振东正想要弄一份口令来，便用不相信的口吻問。

“东亚共荣。”那家伙連連的回答着。

許振东暗暗的把口令記在心里，教訓他們說：“当心共产党的游击队，可不要被他們宰了。”

“是，长官，是。”敌人点头哈腰地应着，生怕他們找麻煩，就此順水推舟地想脫身：“天不早了，我們先走一步。再会，官长。”帶队的那家伙一边說一边領着后边的敌人从他們身边穿行而去。

敌人的身影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在黑洞洞的夜里，三个人看着远去了的敌人，才輕松的透了口气。

夜深了，深夜的寒风吹在脸上象針刺一样，他們用手搓了搓冻麻了的面孔，迈开大步向前走去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在前面不远的方向传来一陣不平常的狗吠声，这声音吠得很紧，听得出是有好几只狗在狂吠。他們一听狗吠声，警覺地停下脚步。在这夜深人靜

的时光，狗吠声总是有人行走的。誰在这么晚走路呢？老百姓們天一上黑影，就关门不敢出来了，毫无疑问，在走路的是敌人了。許振东連忙带着丘成武、孙长工伏到一处堤边隐蔽起来。沒有一会功夫，果真有一队敌人从东往西在他們面前走过。

敌人走后，三人仔細向四周辨認了一下方位，这才知道快到平湖据点了。平湖鎮上駐着一个連的和平軍，連长就是杀人不眨眼睛的黄严皇。据点防守很严，天一断黑就不許人进出。許振东派丘成武出去偵察一下路綫，可是所有的道路都被切断了，只有北面有一条小河，河那边是一大片荒无人迹的乱坟場，也正是因为这里是片乱坟，才沒有敌人的崗哨。他們觉得走这条路虽然难走，但是很安全，于是三人从麦田里斜刺过去。到了河边，脫去鞋袜和棉褲，卷起內衣褲脚管，順着河岸的斜坡滑了下去。

这条河不寬，冬天水又浅，一陣北风过后，浅浅的河水已結成薄薄的冰碴，脚一放进水里，寒气直往心里钻，三个人冻得象篩糠似的抖瑟着，上下牙打得“格崩、格崩”地响，冰块划破了腿皮，如同針戳一样痛，他們咬紧牙关，忍耐着走到了河的对岸。

上了河岸，穿好衣服，又認了一下方向，从乱坟場的当中穿了过去。

这个乱坟場很大，有五、六百亩地的面积，真是大坟小坟，坟靠坟，这里有新坟，有旧坟，有的坟因年久失修，已露出腐朽的棺木来。一进入这乱坟場，只觉得一阵阴森森的景象，那些腐烂了的尸体，从破烂的棺木里散发出难聞的臭气。很多野狗和黃鼠狼不时受惊地从他們脚边“呼哧”一声逃了开去。

乱坟場里沒有路，他們不得不放慢脚步，留神地一步一步走去。走了一阵，出了乱坟場，三人便加快了速度，象飞一样奔向敌人的据点。

到王沟据点了。当他們在据点前面的一个小沟旁停下来时，下弦的月亮刚上升，借着月光，可以看到据点里的情况：据点的四周有一条很深的壕沟，紧挨在壕沟边沿上的东、南、西三面是用碗口粗的木头一根挨一根釘得牢牢的，北面是一堵二尺寬一丈五尺高城堡式的围墙，营房的正門朝西，大門口两边是洋灰砌成的两个哨亭。在据点里面的东、南方有一排一排的营房，紧貼着北边围墙不到十米远，有五間长一条龙形的瓦房——这就是敌人的弹药庫。

許振东仔仔細細观察了好久，最后决定还是从北面围墙处进去有利——这在出发前偵察員曾告訴过他，說围墙的西面有一处倒塌了的地方。他触了触身边的丘威武和孙长工，向围墙方向一指，低声說：“走，到那边去。”

丘成武、孙长工二人会意地点点头，跟随在許振东身后匍匐着向左面爬去。

一到围墙外围，孙长工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败兴的神色，他失望地说：“糟了，缺口被敌人砌好了。”

“他媽的，他会砌，老子就会爬。”丘成武狠狠地說着，轉过头又低声問許振东：“組长，請准許我从这里爬上去。”

許振东摇了摇头沒有吱声，只是出神地望着这堵高大的围墙。

围墙是順着壕沟的边沿笔直的砌上去的，再加上壕沟的深度，足足有二丈多高，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怎能上得去！即使上去，又怎能够下来？任务的繁重，时间的急迫，許振东心里象一块碩大的石头沉沉的压着。此刻，他的心情說不上是什么滋味。过去不知执行过多少次任务，但从来还不曾感到象今天这样沉重。

正在許振东苦苦思索的时候，孙长工爬了过来，輕声輕气地说：“組长同志，我看用‘献宝进貢’，‘长驅直入’的方法进去。”

“怎样‘献宝进貢’，‘长驅直入’？”丘成武不解地問。

于是，孙长工把心里所想的一切，詳細的告訴了他們，丘成武听了暗暗叫好。

許振东覺得孙长工所想的正和自己想法差不多，便

滿意的點頭贊成。丘成武、孫長工正爬起身向前走去，許振東腦子忽然一動，想起一件事來，連忙掏出夜光表一看，離十二點還差十分，經過長期戰鬥的磨煉和不斷的出沒在敵人據點里的他，經驗證明敵人崗哨的調班，多半是在成雙的時刻，他小聲地對丘成武、孫長工說：“等過了十二點鐘再進去，現在先找一個地方觀察一下哨兵崗哨亭里的動靜，不然碰上換班的那就壞事了。”

“對，敵人很可能在十二點整換班。”他們經許振東這一提醒，也想到這上面來。

夜，時暗時明，他們趁着濃密的烏雲蔽沒了月光的時刻，“霍”地一下直起腰杆走出去，在一處足以能隱蔽自己，又能察看到敵人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十分鐘過後，只見營房門前電光一閃，接着是二道手电白色的光柱從里面射來出。丘成武扯了孫長工一下衣角，說：“來了，真的來換崗了。”

“注意，當心別暴露自己。”許振東警惕地說。

電光由遠而近一閃一閃地移動過來，在快到大門口時，二邊崗亭里的哨兵背着槍迎了出來。許振東定神一看，其中還有日本鬼子的哨兵。

敵人噤哩哇啦了一陣，然後打着電筒向四處搜尋了一遍，看看周圍一切安然無恙，二個交了班的哨兵回營房去了，另外二個縮着脖子鉆到兩旁的崗哨亭里。

声音消失了，据点里一片沉寂。許振东又稍等了一会，看看沒有动静，就开始行动。

丘成武脫去軍服，露出一身农民的服装来，睡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用手抄起几把泥灰抹在脸上，头发弄得乱蓬蓬的，活象从泥坑里爬出来的泥人。孙长工从腰間解下带来的繩子，給丘成武来了个五花大綁，他一手牵着繩头，一手握着盒子枪。此刻，丘成武竟成了一个被押的囚犯。

許振东看他們装得这活神活現的样子，要不是忍耐住，真要笑出声来。

当他們走到崗哨亭約摸十米远时，日本鬼子的哨兵首先发现他們，举着枪怪声怪气地吆喝着：“八格亚魯，你們是什么人的？”

“口令？”伪軍也跟着叫了起来。

“东亚共荣。”許振东不慌不忙地答着口令，接着鎮靜地說：“我們是一营二連，刚才捉到一个共产党，黃連长叫送来給皇軍的。”

“太軍，他們是送共产党来的。”伪軍怕日本兵听不懂中国話，得意地翻譯着。

“送共产党来的！好的，好的。大大的好的！快把桥放下來的。”鬼子兵一看当中綁着一个人，真以为是捉了共产党，臉上露出得意的獐笑。

吊桥放了下来，许振东拔脚向桥头跨去。顿时，心情一阵紧张，心‘扑扑扑’地猛跳，但是他马上又平静了下来，心里暗暗地在勉励自己：“镇静，镇静就是胜利。”他抬头看看壕沟对面的敌人，又回过头望望身后的战友，一边厉声地对丘成武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快跟上！”一边就迈开大步往桥那边走去。

骂声的信号一发，孙长工把捏在手里的绳头一抽，绳的活扣松开了，丘成武舒展了一下胳膊，二人紧跟在许振东身后过了桥。

许振东一看三人都过了桥，蓦地抽出利刃向日本兵猛力刺去。鬼子兵个子矮，眼睛又快，身子一闪，刀口“嘘”的一声从耳边擦过，鬼子连忙丢下枪从刀鞘里拔出刺刀准备反击，丘成武一看形势危急，甩开绳子，就一个箭步跨到日本兵面前，猛地一脚向他膀拐踢去，只听“光当”一声，刺刀从敌人手里飞落下来，日本兵一看敌不过他们两人，转身就逃，只因为心慌意乱，一脚正踩在壕沟的边沿上，脚没站稳。打了个踉跄，滑到沟里去，丘成武哪里肯放，纵身一跃，跟着跳下沟来，两人撕打成团。

丘成武身大腰粗，力大如牛，勇猛非凡，日本鬼子虽然狡猾，但实非他的敌手。丘成武使出全身力气，三脚两拳就把敌人打倒，象狗吃屎一样的扑倒在地，他顺势象骑马似的往他背上一骑，拿起明晃晃的尖刀，对准敌人的喉

嚙，用力向下一戳，一股鮮血順着刀口四濺開來，他接連又是兩刀，結束了狗命。

就在丘成武和鬼子兵撕打的同时，孙长工早就把伪軍哨兵拦腰一抱掙倒在地，伪軍拼命反抗掙扎，許振东趕來相幫，抽出毛巾往敵人嘴里一塞，一个抬頭，一个抬腳就把他拖進崗哨亭里。這時丘成武也完成任務趕來了。

“你要死，還是要活？”許振东拿出塞在伪軍嘴里的毛巾，威嚴地問。

“活，要活。官長，饒命，求、求情。”匪軍吓得面如土色，急急巴巴地說。

“那你就說實話，如要有一句假的，哼！”許振东把刀在他面前晃了晃，說：“那它就認不識你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官長，我一定說，說實話。”

“彈藥庫在哪塊？”許振东開始問。

“在北面。”

“有沒有人住在里面？”

“有，有人住。”

“是誰住？”

“是軍需。”

“他姓什麼？”

“姓高。”

“先委曲你一下，不許聲張，要是嚷出一聲來，可當心

你的狗命。”許振东見目的已达，为了抓紧时间，把他放在一边，刀尖指着他的胸膛厉声厉色地警告他。丘成武解开匪軍腿上的綁腿布，把他結結实实的往柱上一綁。

“老丘，你在这里担任警戒，我和孙长工进去。”許振东向丘成武交代了一下任务，手向孙长工一揮，就跨出崗哨亭。

据点里仍然寂然无声，他們摸着黑向彈藥庫摸去。

摸进彈藥庫的大門一看，只見厚厚的鉄門上有一把三斤重的大鎖，前后牆造得厚实实的，有二尺寬。許振东从袋里摸出特备的钥匙往鎖門里插去，不行，太小了。于是他和孙长工又悄悄的向北摸去，在最北的一間屋子里，隱隱約約传来一陣嘩啦嘩啦的响声，二人貼着牆脚跟在窗下停住，踮起脚尖向窗內张了张，可是玻璃窗里蔽上一块黑色窗帘布，人在外边一点也看不見。他們又走到这間屋子的門前，耳朵貼在門縫里仔細一听，只听“噼啪”一声，接着是狂喜的笑声：“成牌了。”笑声拌杂着嘩啦嘩啦的抄牌声。許振东轉过头用极低的声音对孙长工說：“在打麻将。”

“进去！”孙长工說。

許振东点点头，直起腰来，一手握着枪，一手在門上輕輕地敲了几下，門在寂靜的深夜中发出“咚咚咚”刺耳的响声。敲了几下，听不到里面回声，他又用劲地敲了

几下。

“哪一个？”打牌声停了下来，有人在发问。

“高軍需，团长有要事叫你去。”許振东慢声慢語地說。

匪軍需一听团长找他，連忙丟下牌出来。門一开許振东的枪口已对准他的胸膛，低声喝道：“不許动！”

匪軍需冷不丁地吓呆了，只是翻着白眼，連連打着踉蹌往后退。坐在桌上的几个敌人一看不妙，慌乱一团。桌子、凳子乒乒乓乓的撞击着，一个吓得钻进床底下，一个跌倒在桌肚里，另一个正准备到墙上取枪。孙长工已跑上去，枪口指到那个匪兵的背上。

“替我站好，不許动！”許振东关上門，严厉地說。

敌人无可奈何，只有乖乖的貼在牆根象木桩一样。

孙长工上前去，一个一个地搜下他們身上所有的武器。

“高軍需，对不起得很，彈藥庫大門上的钥匙暫借用一下。”許振东端着枪幽默地說着。

“在，在抽、抽屜……。”匪軍需吓得顛顛抖抖地說。

許振东从抽屜里取出钥匙，把几个敌人象串魚似的，一个連一个的扣在一根繩上，又在每个人的嘴里塞进一、团布。

× × × ×